

少年叢書



德謨士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叢書 德謨士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德謨士以前之希臘大勢

第三章 德謨士之少年修養

第四章 準備時代

第五章 馬其頓強盛

第六章 雅典與馬其頓之衝突

第七章 和議

第八章 雅典與馬其頓第二次之衝突

第九章 第二和議

第十章 德謨士之晚年

第十一章 德謨士之末路

少年叢書 德謨士

第一章

緒論

國之亡也。其精神固已先亡矣。雖然。垂滅之燈。必揚其焰。已逝之水。或揚其波。無論其國之腐敗何若。而當其將亡之時。精神必有表現者。精神之表現不見之於全社會。亦必見之於一二人。然至是大率以時會不利。與夫繼起乏人。顛蹶不起。元氣乃消。而國遂亡矣。吾讀雅典德謨士傳。爲之廢書三歎也。當德謨士之世。雅典之人心腐敗已



德謨士遺像

極。然而衆人皆濁。而彼德謨士獨清。衆人皆醉。而彼德謨士獨醒。以是德謨士遂不爲社會所容。

吾前此所作諸傳中大率皆成功之英雄。而無失敗之英雄。縱失敗矣。亦不過失敗於一時。其失敗也。同志之人猶能曲諒其心迹。抑其失敗。或由於其人之自取。而非獨時會之不幸也。若夫德謨士則異於是。使命之報告。則衆疑其誣。受賂之嫌疑。則身罹於法。且彼日號呼於國民之側。而全國人士苟安媮活。冥然罔覺。彼德謨士一生之生涯。固無一而非不幸也。雖然。於彼何害。

吾於是知英雄者。社會之產物也。英雄之活動。社會活動之代表也。非有容英雄之社會。則亦不得有造社會之英雄。意大利人民獨立之心不強。則加里波的無以成其功。德意志人民統一之志不固。則俾斯麥亦無以施其術。以一狼而率羣羊。其羊之爲羊。自若也。夫英雄豪傑之士。其困躓不遇以死者。自古至今。蓋不可勝數。然則英雄之成。社會之功也。英雄之不成。社會之罪也。社會不僅指現在之人而言。卽過去之社會。亦與有責。然而吾亦盡吾之責而已。吾若

求人之盡責其事。卽可能而要非可必者也。若吾自盡其責，則固可得而必者矣。先立於可必之基，而後勉爲其可能之事，如是則吾固可以不爲亡國之民矣。成敗利鈍，豈能逆覩哉。

讀此傳者，當作歷史讀，勿徒作傳記讀。作傳記讀，則其所注目者，但在於其人之一身。作歷史讀，則當並及於其時之社會。夫當時希臘社會，其對於德謨士之冷遇，果何如耶？吾人所當引以爲戒者也。然彼德謨士者，雖受希臘社會之冷遇而之死，不二殆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斯又吾人所當引以爲法者也。以可戒可法之事，萃於一編之中，而吾人讀之，寧亦無所動耶？無所動則將爲希臘之續矣。烏夫吾人既自天受此聰明才力，吾幸勿負吾天。吾既自社會受此聰明才力，吾幸勿負吾社會。吾既明此理，吾幸勿負吾心。三者具，乃可以讀吾德謨士傳。

第二章

德謨士以前之希臘大勢

欲明物體之位。置者不可不察其前後左右之地域。欲明英雄之事迹者。不可不察其前後時勢之大概。吾今欲傳德謨士而先叙希臘者。亦此意也。

希臘者。半島之國也。其地突出地中海。國內多山。間隔爲市府十數。其中最強者。曰斯巴達。曰雅典。二國人種殊異。氣候風俗亦不同。各樹勢力以爭霸業。以故二國相鬩者久矣。其後波斯來侵。希臘全土乃互解宿怨。結希臘大同盟。同心禦侮。波斯來侵。一破之於馬拉遜。再蹙之於拉米斯。國勢益盛。自是雅典常爲希臘盟主。斯巴達見雅典之寢強也。積不能平。遂釀釁隙。而有悲羅彭之戰。希臘列國中。或黨斯巴達。或助雅典。戰役亘二十年。卒爲斯巴達所勝。於是斯巴達遂執希臘之牛耳。顧斯巴達施政喜專制。往往殘酷其民。有齊武者。亦希臘中列國也。見斯巴達人民咸怨其上。知機有可乘。乃起與斯巴達戰。大破其軍。希臘統一之業。至是遂破。

先是希臘北境坎巴尼山外。有小國一。曰馬其頓。與希臘爲同種。然希人擯不與齒。號之曰夷狄。使不得位於列國中。顧其國民軀體強健。盛倡尙武風。以故

國力漸盛。至王非里世。乃大揚其威力。窺希臘有隙。欲舉兵乘之。雖然。希臘之人民。愛自由之人民也。不自由而生。毋寧自由而死。此希臘人之恆言也。雖其時民氣頹喪。豈無一二義士出而抗此大難者。而果也有德謨士生於其間。

批評

希臘當時所以能存立者。在於國民之獨立心。國民之獨立心。希臘之精神也。夫國民既有此精神。終不至於滅沒。縱有失敗。亦時機未至而已。德謨士卽其精神之表現者也。無如當時社會心理。逐於物質。賄賂公行。是非倒置。其結果遂至於亡國。羅馬末流。亦復如是。蓋國之強也。在於社會精神之充滿。而最足爲精神之蠹者。無過於唯物論。夫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國亦有然。漢文之治。號稱承平。而賈長沙已爲之痛哭。若至事已敗壞。則社會雖復覺悟。恐亦無及。觀於德謨士事迹。可以知其概矣。

第三章

德謨士之少年修養

德謨士者。希臘雅典人也。生於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周安王二十九年即民

名德謨士。西人之俗。子孫多襲其祖父名。故德謨士以父之名爲名焉。

德謨士之父。以製兵器爲業。役奴隸數十家。稱素封。母名克禮奧。世傳爲雅典亡命者給倫之女也。德謨士七歲喪父。財產託於親戚。後爲親戚所沒。德謨士年漸長。在法當襲遺產。而已蕩然無餘。其父在時。富甲全市。納租稅亦最多。而德謨士竟爲貧人。忿而訟其親戚於法庭。得直與否。史家不載。今亦無可考。

德謨士因家業盡耗。乃發憤讀書。喜修辭學。其時雅典有加勒斯者。以雄辯聞於時。名聲藉甚。一日德謨士從其友往聽加勒斯演說。見加氏立演壇上。演論時事。滔滔如懸河。衆皆拍手稱善。德謨士心艷之。自是益潛心修辭之學。雅典國法。凡訴訟者。兩造宜親詣法庭。自爲辯難。不得延律師。德謨士自期成年後。必訟其親戚。恢復家產。故治修辭學益力。

希臘有哲學家。名柏拉圖。以學問爲舉世所宗。柏拉圖有弟子曰伊塞吳斯者。亦有名之雄辯家也。德謨士往從之學修辭。伊塞吳斯更介之於柏拉圖。自是



柏拉圖

蘇格拉底

德謨士乃得爲柏拉圖弟子。常受柏拉圖感化。而希臘前代有歷史家曰斯西知者。亦以文辭稱。德謨士喜讀其文。手錄其著述。前後凡八次。遂盡通斯西知氏之學。

德謨士既勤治修辭之學。顧其爲人軀幹羸弱。舉止不嫻。與人言。恆訥訥不出口。呼吸至短促。一入會場。則心悸氣動。失其常態。是數者。爲雄辯家所最忌。凡有此者。斷乎不能成名。德謨士知其資稟與所學適相戾也。則痛改之日。含沙礫於口。以正其語音。疾馳於峻坂之上。強其呼吸。又鑿地爲窖。以居。擯絕賓客。剪去其髮之半。示不出遊。專以攻治其學。遇暴風起。則出赴海濱。立狂波怒濤之前。以波濤之洶湧。比羣衆喧囂。對之演說。揚手揮腕。大聲疾呼。自習演說之技。觀者以爲狂也。德謨士修養既久。自以爲可。一日於集會時。出席演說。語未半。座間有呵者。笑者。厭倦者。繼則噓氣作響。囂於一堂。德謨士慚汗浹背。不復能語。逡巡而下。歸

家以語其友。其友曰：君尙無鎮壓羣衆喧騷之勇。今日之失敗，一因於怯懦所致。是後當鼓其氣，勿以呵者衆而罷演也。德謨士深自引咎，乃益磨練其術。一日復上演說臺，衆見德謨士至，又笑罵之。德謨士羞不可仰，以外套被面，忸怩而歸。歸途自思：吾學修辭已久，今其結果，乃至於是。吾志終不得達矣。因大懊喪，垂首蹣跚於道上，步不能進。忽遇其友人，因涕語之曰：吾已竭吾精力，注吾熱誠，乃竟不能動衆人之聽，至不足以比醉夫。吾乃至於是言已。唇震手慄，淚數行下。其友慰之曰：君言良然，吾爲君計。及今當亟讀李夫奧戲曲，能盡通其祕，不患不能演說也。

德謨士聞友人之言，歸家急取李夫奧戲曲讀之，模倣其言論。至廢寢食，又懸大鏡於室中，日對鏡演說，自視姿容，輒矯正其失。如是者數年，卒以雄辯有名於時，以一身繫希臘之輕重焉。

批評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信哉。德謨士性質萬不能工修辭，然彼一立其志，能以

毅力繼之一敗再敗爲世所笑。卒不顧之。竟以成功。夫以彼之受於天者。如是其不完全。顧能努力前進。以人勝天。而世之天資能力。勝彼萬萬者。乃獨不務其美。猶自爲之辭曰。吾限於天。無能爲也。嗚乎。此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矣。

世人動謂學問才氣。由於先天而定。吾始亦信之。雖然。得天固不能齊。要亦視其所用如何耳。今但就一面觀察。雖若近理。而實非眞理也。夫使人皆限於天。則所謂人。一己十人百己千之說。將不可信矣。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亦謬矣。（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不可誤解。不過謂上智雖移。不至於下愚。下愚雖移。難幾於上智而已。非眞不可動也。茲附及之。）

人生境遇之幸不幸。甚難以一概論。夫天下之事。成敗常參半。見其幸。則知其與之相伴者。必有不幸存也。見其不幸時亦然。德謨士幼時境遇。不可謂非不幸。然動心忍性。卒能增益其所不能。然則世人亦何憂境遇之不幸。亦自視其戰勝境遇之能力何如耳。

第四章

準備時代

德謨士所處之時。實至難之時也。希臘精神。殆全銷沉。自悲羅彭戰爭以來。希人狃於承平。咸以無爲是尙。耽目前之娛樂。忘後來之憂患。其疇昔勇往之概。無復存者。人人顧其私利。不肯服役軍務。國家防禦之事。一委之傭兵。市民既無愛國之情。傭兵不審義務之說。世道人心。日壞一日。德謨士於希臘本爲望族。雖家產中落。而尙爲國人所重。彼覩此時勢。孤憤慷慨之氣。益不能平。知希臘政主姑息。終胎禍亂。計及今。惟有舌敝唇焦。向國人演說。冀動衆聽。而以羣力挽回之也。

雅典法庭。常爲政治論爭之處。凡有政黨爲政治上之反對者。咸集於此。日相辯論。德謨士亦屢至法庭。發表意見。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德謨士在法庭。與安多羅反對。力陳議院不公。國家財政不整之事。翌年。又與禮布低爲反對辯論。斥當時課稅不當。持論頗急烈。自是於政界中。遂佔勢力。

當時有蜚語。謂波斯國王將以舟師來襲希臘。是說傳播。偏於各市府。先是雅典嘗庇波斯一叛將。意波斯必以是故。出兵問罪。於時雅典人心大震。因聚議抵禦之法。衆皆默然。莫發一語。德謨士乃上演臺。縱論雅典國民責任之重大。援據歷史。謂祖宗武烈。今日幾於墮地。又論及現在形勢。謂雅典今日民氣墜落。國民前此常有非常抱負。今則委靡莫振。自甘於亡。是時德謨士演說沉痛已極。聽者無不感憤。其最後乃言曰。

波斯大王何足畏耶。彼之百萬艘。又何足畏耶。我雅典苟能萬衆一心。修其兵備。自審不必賴外援。而有戰鬪之力。則亦奚必逡巡張皇。作此態耶。特患我此時兵備未振耳。爲今之計。不如暫避其鋒。勿激波斯之怒。得以其間急自爲謀。圖自強之策。

德謨士演說至此。更厲聲而言曰。

所謂自強之策者何耶。亦在於吾人皆知有對國之義務而已。若夫議論之時。吾見衆人無不引爲義務。刺刺爭辯。無已時。迨至實行。則又互相推讓。惟

以逃責爲事。循是以往。果有成功之一日耶。

德謨士演說語語沉摯。刺人心坎。衆大感動。至有泣下者。於是又論及海軍擴張之事。與財政計畫甚詳。聞者莫不稱善。

時齊武弗奧克斯之戰不利。斯巴達欲乘此機會。侵略齊武與國。雅典人本讐視齊武。議舉兵助斯巴達。德謨士亦惡齊武暴橫。然默察事勢。以爲齊武與國若滅。則斯巴達將復橫。適爲雅典之患。因盛論希臘全土不可自相殘滅。若有發難者。雅典當出死力與抗。以信義號令天下。同心戮力。以禦外侮。

自是之後。德謨士與亞里士多德政見亦常不合。茲不具述之。自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至紀元前三百五十三年間。彼所發布政治上意見頗多。其所唱之論。如內政之不可刷新。政治家之不可不重責任。不得相爲黨援。以營私利。求空名。至於外交。則一惟雅典之利益及名分是視。縱輿論主戰爭。非視爲必不得已時。不可輕發。且須自量己力。尤不得因而破壞希臘全土之一致。縱有弱國慫恿雅典出兵援助之事。而吾亦當自顧天職所在。不可爲彼所動。其所

定雅典國是在於蓄養實力以備外患。彼之謀國亦可謂至矣。惜乎國民不悟終爲敗虜。豈不大可憾哉。

德謨士對雅典之政策。不得見之應用者。一爲羅特斯問題。羅特斯本屬雅典聯邦。後以事分離。爲波斯屬土。紀元前三百五十一年。羅特斯王崩。其后嗣位國內民黨大起。謀脫波斯羈絆。乞援於雅典。德謨士倡議出兵助其國民獨立。以爲雅典當爲人類社會政治上自由而戰爭當爲維持希臘之光榮而戰爭也。其說雖不見用。然其生平抱負於此蓋可見矣。

批評

國民智識缺乏。尙不足患。能力缺乏。斯爲患矣。夫智識缺乏。一經開濬。便如源泉之湧出矣。若夫能力薄弱。則其患不在不知。而在不行。德謨士之演說。聞者至爲感泣。則是希臘人固非無智識者。乃其究也。終不能以免亡。何也。曰無能力之故耳。語曰。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若國民不思自振。則雖曉音瘖口。無如之何。韓非說難。六國終敝。

屈原離憂三戶卒亡。盛衰之理。豈非人事哉。豈非人事哉。

希臘之在當時。亦不過蕞爾小邦耳。然所以能與強國久抗者。以統一故也。德謨士有見於此。所以盛倡希臘全土一致之說。然而衆人不知奇謀偉略。終不得行。豈非希臘人之自取滅亡乎。夫希臘列國並峙。而處強鄰眈眈之時。德謨士猶謂當聯合全土。以與敵抗。今乃有於一國之內。分爲畛域。邑顧其私人懷其產。大亂紛紛。數年不息。是患力之不殺。本之不蹶。而必欲授敵以機也。有德謨士起。當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哉。

第五章

馬頓其強盛

馬其頓夙爲希臘所輕。旣如前述。然自其王非里卽位。國勢日強。略定塞沙里地。又進兵畧沙爾卑里。是地爲雅典要區。昔英武之斯巴達王曾與波斯劇戰於此。白骨沉沙。至今猶稱大戰場者也。非里若踰沙爾卑里。則希臘門戶盡撤。敵可長驅直入。一無所忌。雅典人聞非里將侵沙爾卑里。乃謀出兵扼其南進。

之路。然非里兵勢方張。所至無敢與抗。雅典人咸受其蹂躪。紀元前三百五十二年十一月。非里率兵入斯禮斯。雅典大震。國人皆驚惶。不知所措。議遣軍艦。籌防禦之策。旋聞非里王病死。雅典人民大喜。以爲自此可以無患。遂罷兵備。已而知其訛。於是雅典坐失機會。蓋若當時乘機直搗敵壘。則可占勝利。而他年屈辱之事。亦可得免。德謨士見衆人苟且媿安。不知亡國之痛。卽在目前。憤激至不可已。乃於會日演說。世稱爲第一非里問題演說。雅典會場演說之法。當局者於演說告終時。繼演之人。必以年齡爲序次。俾以次提出意見。時非里問題。會場中久已討論。德謨士不能滿。乃臨場演說。冀以動衆人之聽。其言曰。



二 第 里 非